

如果你想認識歌德

《從憂鬱到豐美》

蘇惠昭 ◎ 文字工作者



從憂鬱到豐美：

歌德的精采人生

楊夢茹著/臺灣商務/9609

255頁/21公分/290元/平裝

ISBN 9789570522129/ASY/784

「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1774年面世後，一紙風行，歐洲爆發『維特熱』。小說主人翁之多愁善感，成為浪漫主義之先聲，乃啓蒙時期推崇理性與浪漫主義運動標舉情感之轉折。小說的書信體形式更引發不少仿作。

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1922年由詩人郭沫若（1892 - 1978）首次中譯後，成為1919年五四新文學運動後一大影響，進一步鼓動1920年代的『浪漫』傾向，不少小說家更以書信體或日記體的形式來裸裡感情、自剖心靈，成為二〇年代之重要體裁及題材。

歌德（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，1749, 8,29 - 1832,3,27），德國文學巨人。詩體悲劇《浮士德》固為世界馳名的德國文學代表作，長篇小說《威廉·邁斯特的學習時代》刻畫青年個性發展及對人生意義之追求，也影響深遠，為西方『成長小說』（Bildungsroman）文類之始祖。

歌德對中國文化及文學極有興趣，曾大

量閱讀當時僅有的各種譯介，並有『中德四季與黃昏合詠』十四首之作」

以上所引係文學評論家鄭樹森為張佩芬譯之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（一方出版）一書所寫的簡短介紹，關於歌德，這大約也是我們所知的全部了。如果想更進一步認識歌德，《歌德自傳》（*Dichtung und Wahrheit* 詩與真實），當然是無可取代的選擇，但歌德這本在1832年出版的自傳僅只「回憶」了人生的三分之二，他在威瑪當官的那10年一片空白，如今有了楊夢茹的《從憂鬱到豐美：歌德的精采人生》補白，她不但完整撰述了歌德的一生，甚且把歌德寫得似是自家鄰居，身影形貌呼之欲出。《歌德自傳》搭配《從憂鬱到豐美》，再佐以當代文評巨擘哈洛·卜倫（Harold Bloom）在《西方正典》中對《浮士德，第二部》的品評，就算《浮士德》依然艱深難懂，是「西方最詭奇的偉大詩作」，這位距離我們兩百多年之遙的大文學家便彷彿從他的時代走向我們，從他不為平凡人所理解的偉大或詭奇中伸出手來，與我們相握。

有件事確實值得一問：為什麼有人



在經典文學沉寂，影音即王道的現在，反時逆勢去研究歌德，撰寫了一本歌德的故事，而且有人願意出版？最直接的原因當然就如作者在序文所言，她在法蘭克福大學攻讀德國文學博士，指導教授建議她先去讀讀歌德青年時期的作品，但是除了讀之「不曾激起任何漣漪」的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，當時作者對歌德並沒有更多的認識，這個起點與我們大多數人似乎沒有太大不同，但後面的發展可就相去千里遠了，作者鑽入圖書館閱讀歌德的傳記，一讀之下就和歌德「交上了朋友」，這位「朋友」留下鋪天蓋地的書信和大量的資料，把《歌德全集》總合起來看，作者發現歌德不僅只是供在圖書館的大文豪，還活出了一個多采多姿多面向的人生，他是憂鬱的少年維特，是一次又一次患了愛情疫病的情人，有好幾段簡直可以拍成電影的愛情故事；他擁有法律博士學位，並認真研究解剖學、植物學、礦物學，還能繪畫；他是當時的暢銷作家，大眾偶像，也是執業律師和自然學家，到威瑪公國當官期間，進入所謂的樞密委員會，再升任樞密顧問，俸祿雖微薄，還是戮力從公，甚至差點把文學創作擺在一邊。如果把對大文學家的想像加諸歌德，或者一廂情願的把歌德等同於維特，等同於強說愁的文人，那對歌德實在不公平了。

併讀《歌德自傳》和《從憂鬱到豐美》則是一件有趣的事，拿初戀情人葛蕾卿的故事來說，歌德用了大量的對話來回

憶這段少年情事，也盡其可能的還原堪稱瑣瑣的生活細節——這說明了歌德有如照相機一般的驚人記憶力，文學家擁有這種天賦者不在少數，美國著名作家，以《冷血》一書聞名的柯波蒂（Capote）便曾表示，與人之間的對話，他可以記得住其中百分之九十五，而歌德記憶力必然不在其下。

「……我實在不能離開她。但是她伸出雙手握住我的右手，深愛地握緊，柔媚請求我那樣做。我幾乎哭出來，她的眼眸也濡潤著。我把面孔壓在她的雙手上，然後急忙起身。我這一生當中，從來也沒有如此慌亂過。」（《歌德自傳》志文版）

這是歌德的敘述，當時他年方十四、五，卻已文采風流，受朋友慫恿把寫情書當作表演，玩情書遊戲，結果這情書燒出一段純純的愛，對象是客棧人家的女兒葛蕾卿。

「……但歌德不想離開她，她握著他的手般般苦勸，眼中閃著流動的光。強忍著淚水的歌德一張臉埋在她的手掌中，旋及抽身，他從未如此混亂過」

「……這段日子他經常半夜驚醒，食不知味，在那個他寤寐思服的小女孩（葛蕾卿）眼中，他卻與一個襁褓小兒相差無幾，她友善地扮演保姆的角色，所有的欲言又止原來只是使他乖乖聽話的對策」

這是歌德傳的楊夢茹版，簡單來說，她用全知的觀點把歌德的自況表述的更清楚，如同過濾器濾掉混濁不清，又把絮絮叨叨提煉出來。

至於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何以以書信體呈現，這點也只要讀過《從憂鬱到豐美》就會得知答案了。歌德一輩子都在寫讀書心得、寫生活雜感、寫信，這是幫助歌德排煩解憂的「家庭秘方」，小學時他就寫過一本書信體小說，後來爲了練習多國語言，還因此寫了一本小說來替代文法練習，小說主角是 6 個分散各國的兄弟姊妹，這 6 個教育程度不等，興趣各異的兄弟姊妹靠著魚雁往返交換訊息，熱中旅行的大哥用典雅的德文告訴妹妹所見所聞，妹妹的回信像流水帳；讀神學的大弟以中規中矩的拉丁文敘述其求學生涯，偶爾在信末「又及」處補上希臘文；於漢堡從事貿易的二弟用英語表達心聲，住在馬賽的三弟用法文，在義大利學音樂的小弟用義大利文……，這簡直就是天才之作。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出版後，歌德埋葬了夏綠蒂，愛上有夫之婦馮·史丹夫人，他寫給夫人的信也足足有六百多封，寫給後來成爲他妻子的克莉絲雅娜的信，光是被保存下來的就有六百多封。

「曾大量閱讀當時僅有的各種譯介」，鄭樹森這短短數字亦在《從憂鬱到豐美》獲得大量的補註，歌德對中國、中國文物

原來不懷好意，64 歲之後忽然轉向，開始閱讀起威瑪圖書館中與中國相關的書，包括《馬可波羅遊記》、《詩經》、唐詩、《四書》譯介，以及小說、戲曲如《今古奇觀》、《玉嬌梨》、《好逑傳》、《趙氏孤兒》……，也借閱了漢學家克拉波羅特所著有關於中國文字的書籍，此後「中國」、「中國人」便隱隱約約出現在其作品，以波斯人文爲主的《西一東詩集》，據說即潛藏老莊思想，「對東方人而言，萬物隱含著萬物」歌德寫道。

《從憂鬱到豐美》註定是一本不會引起太多注意的書，它與時代的主流如此的不合拍，但它的寫作與出版確有某種深刻的意義，它揭露了我們對歌德的自以爲熟悉實則陌生，所以必得重新面對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，思考愛情與人生，甚至下定決心正面迎戰《浮士德》，考掘「與魔鬼交換靈魂」的真義，當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就算沒有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和《浮士德》，《從憂鬱到豐美》也告訴我們，作爲一名熱愛知識，熱烈追求愛情的 18 世紀跨越到 19 世紀的知識份子，歌德的人生一樣深廣寬闊，一樣精采。 ISBN